

文苑

苑

井大校园诗情画意

肖云贵



井大校园诗情画意

“忆往昔，六十载不忘初心砥砺求索；看今朝，一甲子春华秋实桃李满园。”正当井冈山大学处处载歌载舞欢庆建校60周年之际，我和龙学先欣然漫步校园，沐浴那初冬温暖的阳光，饱览那色彩斑斓的大地，聆听那朗朗悦耳的书声，呼吸那清新甘甜的空气，仿佛走进了一座诗情画意般的人间仙境！

这里有湛蓝的湖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朱熹），校内中心的翠湖、园丁湖，西北面的黄坑湖，艺术楼旁的无名湖，“秋水共长天一色”。湛蓝的湖水和蓝蓝的天空相互映衬，浑然一体、十分迷人。湖边参天的塔柏、金黄的水杉、怒放的笑容、高大的梧桐、飘逸的垂柳、翠绿的迎春，掩映着平静如镜的湖水。湖中嬉戏的野鸟、古朴的湖心亭、石拱的小桥与湖水相互微笑，恰似一幅画家笔下的美丽画卷，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这里有满目翠绿的座座青山。“井冈山后下，万岭不思游”，校园偏东的那座青山，连绵几千米，横亘南北东，像是条巨龙！满山的树木花草，遍地的高矮灌木，高挺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密不透风，它是鸟儿快乐的天堂，它是野兔等各种动物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它是莘莘学子晨读的天然教室，它是鲜花和野生菌菇的温暖沃土，它是学府的“龙脉”！

站在校园西边的高山上向西远眺：雄伟壮丽的井冈山大桥、新井冈山大桥、吉安大桥，高耸云端的人文塔，奔流不息的赣江，车水马龙的井冈山大道，山水神韵的庐陵文化生态园，绿树成荫的白鹭洲，古色古香的庐陵老街，绿水环绕的古后河绿廊尽收眼底，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这里有数以万计坚忍不拔、傲霜斗雪的湿地松。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1945年

记忆中有一颗黑珍珠，一直闪闪发着光。我没见过几颗珍珠，而这一颗，却是我觉得最好看的。

其实我口中所说的黑珍珠，便是养育我的母亲河——黑河。黑河并不是黑色的，给它取名黑珍珠也纯粹是因为我对它的浓厚感情。因为这条河处在西北塞上，养育了祖祖辈辈许多河西人，所以我记得流淌过黑河的每一滴水，都像黑珍珠。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来南方之前，我一直很讨厌黑河流域这大风。因为这风性子烈。

上学的时候，常常动不动就刮起大风来，因为这里距离世界风口很近，一年差不多有五分之三的日子在刮大风。每次沙尘暴来的时候，扎好的头发都会被大风吹乱，衣服里也总会有大风吹来的沙尘，挡也挡不住，你越是想要包裹住自己，它越是要把你吹成沙子。冬天的时候，这里的风可以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寒风凛冽。出了门，冷冷风拍打在脸上，寒风像刀一样刺进你裸露的每一寸肌肤，露出的皮肤就会感到火辣辣的疼，这是我来南方之前对冬天的西北风的最后感受，也是我这个怕冷的人一度想要逃离大西北的原因之一。

后来我真的来了南方，暗自感叹信仰的力量真是伟大。

在南方，我再也没有感受到过那裹挟着一粒粒沙尘的性子烈的大风。微风拂面，我站在距离家乡两千六百多公里的地方体会着这原本不属于我的诗情画意，快要忘了拍打过我脸的大风了吧。

可当过了一个秋冬，踏上火车，从葱绿到干黄，穿越山川与河流，到了站点了下车的时候，

联合国向中国赠送湿地松种子，它首先落户青原山，从此在庐陵大地上生生不息。它们有的站立在高高的山岗，有的屹立在宽阔的道路两旁，有的静静地守护着教学楼、实验室、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冬天里的雪花飘飘悠悠的落下，凛冽的寒风呼呼的刮着，它们毫不动摇，昂首挺胸，郁郁葱葱。

这里有俊秀挺拔、叶片玲珑、植物中“熊猫”之称的活化石——银杏树，它最早约出现在3.45亿年前石炭纪，约50万年前只有中国保存下来，它来到校园后生机勃勃，健康成长。

这里有树枝优美、枝叶繁茂、叶色多变的珍贵“活化石”——水杉，它装点着波光粼粼的翠湖。

这里有婀娜多姿、妙龄少女般的桂花树。它舒展时像一把撑开的伞，又像一朵大蘑菇。它日夜、默默无语的坚守在道路两旁，随着风和地上的小花小草一起翩翩起舞。金色的十月，飘落在大地上，远远望去就像铺上了金色的地毯一样，那么的美丽诱人。扑鼻的芬香，香得像一阵沁人心脾的微风，荡漾校园，飘向远方。

这里有数以千计的枝叶茂密、冠大荫浓、树枝雄伟的香樟树。“香樟路”两旁的樟树整整齐齐的站着，年年岁岁的甘于奉献。它在春天里，把嫩绿奉献给大地；在夏天里，把清凉奉献给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骄子；在秋天里，把芳香奉献给万千里生灵；在冬天里，它告诉人们春天离我们不远了！36棵古樟树俨然站在井冈山大学新校门道路两旁，张开双臂，面带微笑，欢迎各方来宾！

这里有数不清的映山红。新图书馆门前的“映山红文化广场”和“映山红园”里的杜鹃在春天里竞相开放，鲜艳夺目，她红得像火一样热情奔放，映红了大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师生堆满笑容的脸庞。它吸引着万千吉安市民慕名而来，赏花观

黑珍珠

李媛



第一个热情地迎接我的，竟是这久违的大风。这次它没有记忆中那么疼了，它张开怀抱，带来干脆利落的冷空气，给人意外舒服的感觉。

它真可真像一个好久不见的老友。

其实大风并不只有严酷无情，它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快乐。记得中学时候，每逢沙尘天的下午，学生们总是在心里一个劲儿向老天爷祈祷，祈祷

景，成为全市市民的春游必选之地！

这里还有紫荆园、樱花园、石榴园、桃李园、生物园……

这里有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造型别致的石头。新校门的巨石上镌刻着“井冈山大学”五个大字，它向人们昭示：走过六十年风霜雪雨的井冈山大学，坚如磐石，同心划桨，驶向辉煌。

2008级校友董文涛捐赠的校园中心的“广学坚守 勤思敏行”校训巨石：谆谆教导师生要广泛学习，学问广博，做到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以臻于博学多才；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告诫师生：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道德操守，做到以德立身、善养正气，以臻于人格完善，达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它勉励师生：要德才兼备，做到广学明志、立德修身、完善自我，立人达人，承载天下重任。它要求师生：要勤于思考，审虑周密，探索真谛，把握规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学思结合、活学活用、独辟蹊径，探求真知。

五号教学楼前造型别致的花岗石上，人文学院中文03本(1)班学子书写着“今日诗”，她轻声细语的与校友共勉：“努力请从今日起”。2018年10月28日，物理90(1)、法学01(3)班赠送的三棵银杏树，表达了他们“三棵银杏树，一生井大情”的真挚情感。

外国语学院西边的“宁静似水 坚韧如山”美石，道出了英语九级一班全体同学的立身准则：做人如水，做事如山。水，纯净、透明、清灵、柔软、随和；山，俊朗、沉稳、扎实、倔强、坚韧；有了如水一般的纯净，如山一般的坚定；人生目标，定能实现！

这里的绿荫树下还端坐着一位英语系94(2)班的一位同学，他在孜孜不倦，努力探索，他似乎要告诉校友做人，做事，做学问，要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音乐厅旁的“德艺”菊花石，表达了美术系装潢设计99级3班学生的心声，他们立志做到：德艺双馨、德才兼备。

理化楼东面“凌云路”旁的一方厚重庄严、无言无语的巨石使我沉思了良久：它是一块无字碑，功过是非，自有世人评说；它像一位勇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鲁迅）；它像一座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它像一把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此处无声胜有声……

学生会堂旁静卧的巨石上“鸢飞鱼跃”四个大字，展现了政教八九一班学生的风采。

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石头，镶嵌于万花丛中，路边树旁和绿茵草坪。它们忠于职守、默默无闻，只做不说，时刻守护着这一方神圣的土地！

这里还有九大仿古亭，它们坐落在校园的四面八方，成为师生的读书亭、歌唱亭、交友亭、叙旧亭。

听松阁靠回春亭，松啸鸟鸣啼不停；湖心亭边两角亭，树掩花映波光粼；樱花亭中青原亭，秉承文山浩正气；音乐厅前游洋亭，科学励志济黎民；艺术楼畔咏馨亭，永继诗书育桃李；学术中心无名亭，百花争鸣繁花锦；亭亭相似又各异，深寄拳拳师生情！井大校园像一首诗，也像一首歌，也像一幅山水画，这是一方红色的大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王震、李岚清、曾庆红、孟建柱、胡春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微笑！

2018年11月写于青原区

这大风一直刮下去，刮一整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应学校刮大风不上晚自习的规定顺理成章的不上晚自习了。在刮大风的日子呆在室内睡觉的体验，并不比下雨天窝在被子里的感觉差。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却想要它再刮大点，仿佛看一场独特有趣的表演。嗯，那句歌词怎么唱着来着，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黑河流域让我忘不了的，还有生长在河流附近的沙质土壤中胡杨。它耐旱，耐高温，耐寒，也耐盐碱，像西北的汉子一样坚韧。千百年来，胡杨一直守护在边关大漠，守望着风沙，是荒漠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天然屏障和名副其实的“沙漠守护神”。

夏天的胡杨是绿色的，和其他树一样，并无特别之处。

但到了秋天，胡杨就成了西北的土地上最耀眼的颜色。成片生长的胡杨变成金黄色的，所以有“金秋胡杨”的美称。驻足于胡杨前，欣赏沙漠之边穿上金黄色的轻衣的胡杨。抬头望天，人像是矗立于一把撑开的金黄色伞下，秋风扫过，几叶零落散入湖上，片片皆秋。

观赏胡杨最好的时节是秋。每逢国庆假期，我们这里会举办胡杨节，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与这金秋胡杨来一场盛大热闹而又浪漫的约会。在大片的胡杨树下拍照，金色的树和蓝色的天就是我们最好看的背景。胡杨沙坡边，人们野炊、骑单车、拍风景……最惬意的时刻大概如此。

缄默的长风，清点着如梭的光阴，风的孩子，在金色的时光流里肆意奔跑。

我永远喜欢那颗闪闪发光的黑珍珠。

旅途

叶心怡

动车驶出站台，向着终点疾驰而去，刺入前方漆黑的隧道，刹那间，车厢便冲出隧道爬上了高架。从车窗放眼望去，城市里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高楼鳞次栉比，而仅仅一水之隔的对岸，平房四散分布宛若棋子，一方方田地错落有致，那里便是乡村。更远处，山林茂密，目光沿着曲折的山路蜿蜒而上，树木掩映中的古刹若隐若现，一缕青烟袅袅入天际。在那与城市隔水相望的乡村，时间似乎眷顾此地，在这里放慢了脚步，而河流另一头，高楼林立，路人形色匆匆，生活节奏紧张向前。

城市道路上正在奔波的人们，以及回身望去车厢里身处旅途之中形形色色的乘客，都是日复一日追逐着自己心中所向的人。他们忙碌，他们奔波，或许在一次次生活带给他们的洗礼之下，他们开始感到疲惫。城市远比乡村庞大，但越大的城市越难以容纳人的灵魂。初到城市的那片赤子之心，仿佛即将要被快节奏碾压成齑粉。在城市中心的人们或许也期盼着那对岸缓慢而宁静的生活，在那里如同回到了古时候，不再是往来疾驰的车辆而是悠悠的车马，不再有被物欲拥挤的孤僻的灵魂而是悠然自得的心境。然而当他们想起，曾经自己带着一片赤诚之心想要在这座城市立足，这片天地尚未打下，怎么能想着悠闲自

在？他们只能慌忙地收拾起这不切实际的念想，随即融入冰冷的城市，变成路上那一抹匆忙的身影。

看着那一道道身影，转念一想，选择在异乡求学的我们，也是别人眼里行色匆匆尚在旅途的路人。每年乘着往返的列车，列车外这些城乡交错的景象陪伴着我们奔波于大学和家乡之间。求学四年的那座城市仿佛处处都留下了我们生活的印记，但真正能容纳自己灵魂的还是家中是那方土地。在家乡，柏油路上车来车往，路边的泥土有着独特的清新，就连空气中的尘埃都熟悉至极，天空泼洒的阳光也异常温暖。是的，家乡是旅途中的我们心中的一片净土。但是，为了变成更完美的自己，我们带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期许来到陌生的城市，汲取知识来武装自己，实践真知来历练自己，让自己迅速成长，能在四年以后足够优秀一展雄心抱负。

车上的饭香勾回了我已飘远的神识。列车向远方驶去，我随着列车穿梭过一方方截然不同的土地，土地上每日起上演着千万种不一样的人生。你我驻足于这其中的一方水土，在这一方水土中看尽世间纷纷扰扰匆匆忙忙。窗外景色呼啸而过，当列车驶入车站，旅途中的人们依旧步履匆忙。但愿他们都能欣赏到生活中的别致风景。

随想录

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李 晓

二月的冷风，泛着湖面上的涟漪，冬日暖阳下的风景，绽放出三月的心事。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我习惯于一个人行走漫步，或是林间小道，或是河边溪畔。听着微风拂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低头注视着清澈的湖面投影出自己的面容。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个终日奔波于车马脚下的自己，有那么一点虚浮，有那么一点不自在。有时候，会感叹着尘世繁芜嘈杂，欲寻一方清静之地，供心灵乐居。后来，多年后才发现，心中一直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时常翻阅一些书籍，想从先哲那里摘录几句可以慰藉心灵的话语，“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逝，挨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多少次幻想着能够像梭罗一样，独居在一个像瓦尔登湖的地方，在自然的安谧中寻找一种本真与质朴，寻求一种更为诗意的生活。

生活中的快乐并非很少，好风景也处处都是。只是因为我们总爱纠结于一些琐碎，偶然泛起一点浪花，却往往激起层层波澜。每一个人，都难免轻叹流年，渴望岁月平和。这并非矫情，归根究底，还是人们对于生活乃至人生的一种“诗意式”的感慨罢了。这种感慨，就像儿时小伙伴玩耍嬉笑，多年后重逢时相拥感叹，咒怨一句“人生太短”；亦

或是一对旧知己，彼此都难敌人世蹉跎，唏嘘一句“相见恨晚”。岁月如花般，既然会盛开，就必然会凋谢，如若心中留存一份温暖，待到“荼靡花事了”，也就无所畏惧冬日寒风凛冽。毕竟，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时常回忆起一些往事，翻看一些泛黄的老旧相片，儿时童真的笑容，如今只封存在记忆之中；小心翼翼地合上多年未曾翻阅的日记，尘封多年的往事，带着憔悴的年龄的气息，令人鼻酸，空荡的房间只有我一个眉锁轻叹，甚至湿却眼眶。回忆这东西，实在如“暴雨梨花”，让我来不及躲闪；有时候，想把回忆煮成一杯红茶，在午后阳光下散发出一种甜甜清快的馨香；或是酿成一杯红酒，静候着路上的邂逅。

我突然想到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抹去坏的，夸大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我渴望寻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找到那些简单的美好。所以，无论回忆是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我都是波澜不惊。毕竟，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年少的人难免轻狂，于是迟暮年满身的伤”，我们总应当学会享受孤独，承受责难，将一切看透，切记得：有一个地方，正春暖花开。

诗林

起源

人文学院 杨佳怡

孩子用稚嫩的笔，戳在夜幕上的洞，也就变成了星辰。谁也不必去捡起，偷偷掉了队的碎星。

它便滑进泡软的银河里，温吞的滚动，带着新生的惊啼，激活血液里头，开始发热的，攒集千万年的，尘埃。

颗粒滚成人的形状，开始有所思虑。

昨天是被母亲责骂的牛奶，今天是被意中烙下的唇红，明天是被儿女替换的尿袋。从此跳跃的所有哀乐，都顺着时间的弧线，流淌向终结。

终结是人磨损成颗粒，揣着一遭思考和啼哭的咸水，滴滴溜溜地，走在夜幕铺开的斑斓画布，顺着里头用笔画的，不整齐的圈点，用跳格子的玩法，回到孩子的笔尖。

光影井大



井大青空

摄影：陈霞霏

